



收废品的人

■ 山立 (陕西)

这是一处在原棚户区改造后形成的小区，住着1500新迁住户。虽然住户众多，身份复杂，但物业管理还算规范。

由于是新小区，包装纸箱之类的废品就特别多。也就是从这时候起，小区业主每到周六或周日都能见到两个收废品的中年人。当然，小区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出入的，你得定期给物业缴纳管理费。

一看就是乡下人，那个稍年轻些的女人推着辆车，从东门进来，轻手轻脚地，只喊两嗓子。那个苍老些的男人，拉个板车，从西门进来，吆喝声洪亮。女人规矩利索，穿戴整齐，见人便先笑，有时还会帮老人往家提些米面等重物。所以，大家比较喜欢她。而她自己说：“俺上大学的儿，交了女友，俺给他挣点零花钱。”有位好心大爷关切地问：你儿子晓得你收破烂不？女人两眼潮红：“俺平时还做家政服务，日子过得去。”

大家想，要不是家里穷，又有哪个女人愿意收破烂？所以都自愿把纸箱、塑料瓶等废品往她跟前送。有人干脆白给。一来二去与业主混得格外熟络。

至于那位半老男人，就没有那个待遇。还有些招人烦。年轻人喝饮料，还没喝完，他就拖个脏兮兮的编织袋站在人家面前伸手要，让人感觉确实不爽。更让人不舒服的是，他一有空闲就偷溜着跑到凉亭子下看别人下棋。而业主拿给女人的旧报纸又常被“截胡”。

更让人看不惯的是，卖些废品给他，他居然在秤杆子上打歪主意。有时说话还死难听。时间一长，大家都不待见他。而他似乎浑然不知，有时候还要赖皮。他说：“你们有钱人谁还在乎几个破烂钱！”众人并不与他计较，一个收废品的没人对他有过高的要求。

又是周日，男人正在一遍遍吆喝：“收破烂嘞！”只见一位大妈掂着废纸箱绕过他朝女人那边送，他眼珠一瞪：“我这有陷阱还是咋的？”大妈也不理他，径直走了过去。

男人有些绷不住，在大妈身后大声嘟囔着表示不满：“瞎呀！我们可是两口子，在谁哪还不是一样？”说完还四下瞄瞄，不知又窜哪凉快去了。

那日，花坛角落的石台上坐着几个“烟民”在吞云吐雾，他竟然伸手索要。人家看他欠欠的，也捏根烟尾巴递给他。他猛吸几口，显得很过瘾的样子。他问一个“鞋拔子”脸说，在哪弄这个？人家说他神经病，让他快滚。这天，只见收破烂的男人出现在一栋楼的二单元门口，瞧着好像等人。接着趁四下无人，就快速地用门禁卡打开单元门，迅速地钻了进去。十分钟后又迅速走了出来，手里还多了一个纸袋。

就在这天深夜，几辆警车悄然地驶入了沉睡的小区内。警察在一栋楼二单元第27层抓捕了三男二女后，又悄然撤离。从第二天的周六起，小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两位收破烂的人。

业主们正在纳闷，一位小区保安神秘地说：“你们还都蒙在鼓里？听说那两人是公安卧底，为咱小区侦破了一起贩毒制毒窝点。”谁知一位大妈插嘴道：“要不是我，他们也破不了案。”问为啥？她说：“我曾对那女人说，我家对门纸箱，纸盒特别多，好像是搞化妆品的，后来见那老头拉着蛇皮袋悄悄地上去。我还以为是上门服务，原来是在取证调查。”也不知是谁附和说：“公安卧底也不容易啊，首先得是个接地气的好演员，而且还不分角色。”



谜王

■ 流冰 (安徽)

我想，我无论如何也要打断他的话了，否则，我这一夜就甭想睡个安生觉。

人们常说：年龄大了，瞌睡就小了，但也不至于如谜王这般夸张吧，我打心眼地佩服谜王的老当益壮和百折不挠。那时，我灵光一现，想出了个既不失礼貌又可满足睡眠的两全其美的妙计，我打了个哈欠，伸了个懒腰对谜王说：“王老，让我也出个字谜您猜猜？”

“快说快说。”谜王自然是求之不得、乐此不疲。

“半夜鸡叫”，我伸出三根指头晃了晃：“猜三个字。”

谜王喃喃地念叨几遍之后，屋内果真奇迹般安静了下来……

一夜无梦。

第二天起床，我看到烟灰缸里的烟屁股堆得像座小山儿似的，谜王脸色蜡黄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慵懒得斜靠在床背上。

“怎么？昨夜没有睡好？”我问。

谜王微微抬头，却又怯于正视我，讷讷地说：“那谜我还没猜出哩。”

我一听，笑了：“其实，我那三个字的字谜本来就是……”

“别说、别说”，谜王突然捂住耳朵打断我的话，“说了就没那种快感了，让我再想想、再想想。”既然如此，那您就往死里去想想吧，省得闲着无了无休跟我烦。

我摇摇头走开……

返程的路上，谜王始终很安静。回厂后，谜王就病倒了。

我去看他。我走进房间的时候，谜王的眼睛好像还忽闪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暗淡了下来：“大牛，那个谜我还是没有猜出。”

“没猜出就甭去猜它了。”

“这哪成？”谜王反驳。

“其实那个谜是临时瞎诌的，根本上就没什么标准的谜底。”

“这怎么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”谜王的眼睛睁得老大，“分明是三个字嘛！”

“真的，我若是骗您天打五雷轰！”我捶胸顿足发誓。

“你是看我猜不出才这样来安慰我，其实，我知道这个谜很一般。”谜王依旧不信。

“您怎么就不信我大牛的话呢？”我急了。

“大牛，你真不愿说出谜底那就算了，犯不着拿这些假话来蒙我。”谜王痛苦万状地扭过脸去。

我一听这话也来气了，好像我大牛存心保守谜底要出他谜王洋相似的，这几天，为着那张任命书我已够烦的了，老家伙还在不断给我添乱子。一气之下，我说：“你硬要坚持认为它有谜底的话，我这就告诉你，‘半夜鸡叫’的谜底就是‘周扒皮’。当时说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想的，信不信由你！”说完，

我将门带得山响，拂袖而去。

第二天，谜王依旧没来上班。我知道，那个谜底是蒙不了谜王的，人家可是猜了几十年谜语的谜王呀！可除了“周扒皮”之外，我还能想出什么更确切更令谜王信服的谜底呢？

该怎样来了结这个不算祸事却又又是祸事的事呢？我真有些头疼了，除了再次编造谎言，山穷水尽别无选择。

在经过一番旷日持久的苦思冥想自圆其说之后，我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再次叩开了谜王的家门。

我走近床头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怯怯地说：“原谅我，王老。”谜王勉强睁开眼帘，一见是我，遂又合上。“我不想再骗您下去了，还是实话实说了吧”，我卖关子似的停下来，等待谜王的反应，果然，谜王又将眼皮撑开，我接着往下编，“那谜是我爷出的。我爷曾经念过几年私塾，在我老家的那个镇子上横竖也算得上个秀才……”

“那谜底呢？”谜王急急地打断我，一副久困炼狱即将重见天日的模样。

“我跟我爷要谜底，爷说，学生娃子应多动脑筋才是，想想，实在想不出爷再告诉你。”

“后来呢，那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我爷脚一蹬、眼一闭暴病而死。”

谜王闪着灵光的眼睛蓦地昏暗下来，就像一只充足了气体的气球，一下子碰到绣花针的针尖上：“那、那么，这是个死谜了？”

“是的。我十分难过，这许多年来，我始终未能将它猜出。”

谜王一声长叹，从他的眼神里，我看到了一种近乎绝望的痛心。

我说：“王老，让您跟着我吃不安睡不眠，我心里过意不去呀！看在我大牛小字辈的份上，您就别去猜它了，下床走动走动，办公室还是要去的，这几天大伙念叨您呢！”

“你没见我病着吗？”

“可您那是心病呀！”

谜王白了我一眼：“你还不了解我，这个谜我最终还是猜出来的。”撇过视线，谜王不再看我，两眼愣愣地瞅着天棚……

瞅着谜王一脸憔悴的样子，我有些百思不得其解，挺精神的一个老者钻进胡同咋就转不回来了呢？世事难料，凡事不必过于较真，认真至极，到头来反倒害了自己。这样一想，我茅塞顿开，竟意外地释然了，对于那张任命书的来龙去脉、曲曲折折就不再放在心上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一身轻松，但想起谜王心情不免又沉重起来。也不知道谜王明天是否会来上班，倘若依旧这样下去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